



日前，童谣爷爷余长飞在儿歌创作基地——桥头镇中心幼儿园和孩子们在一起。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他是孩子们心中的“儿歌爷爷”，在100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不计其数的文艺作品；他是通天楼里的“活字典”，告诉你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老故事；他是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在乡风文明馆和秋雨书房的管理和宣传上贡献余热……他就是84岁高龄的余长飞，老当益壮，耕耘不断，写下一首首欢快的歌谣。

余长飞，男，1938年3月出生，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195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曾入选《中国儿歌大系》。出版过儿歌集《小蘑菇·蒲公英》、童谣集《童声悠悠》、散文集《岁月留痕》等，多部作品获全国及地方奖项。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余长飞根植生活绘漫天霞光

年轻的心 不老的歌

响彻大江南北不老的歌

“青蛙妈妈河里游，游来游去播黑豆；播下黑豆不生根，原来都是小蝌蚪。”“小小乌贼娃，海底小画家，天天出门游，喜欢学画画。颜料随身带，涂出水墨画。”“萤火虫，萤火虫，夜间出门提灯笼；看见小虫迷了路，照着送它回家中；看见瓜棚纺织娘，照着帮它开夜工。萤火虫，萤火虫，助人为乐乐无穷。”……余长飞是桥头镇一名退休教师，也是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儿歌爷爷”。从1957年开始写作，他已经写了60多年的儿歌。

余长飞对儿歌的爱好是从杭州师范读书时开始的，那时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他在语文老师朱红的影响下，萌发了写儿歌的兴趣，并试着创作了一些儿童诗作，但开始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偶然间，他看到《儿童时代》杂志上著名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写的《寄小读者》，深受启发。1955年，他鼓起勇气给冰心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在创作中遇到的困惑。令他想不到的是，冰心很快回了信，在信中给予余长飞热情的鼓励，叮嘱他要“好好地学、好好地写”，并赠送给他亲笔签名的一本诗集《繁星》。

这让余长飞大受鼓舞。他重拾信心，以更多的热忱投入到创作中，并且开始尝试多种文学形式。1958年，上海的《街头文艺》发表了她的民歌处女作《跃进之歌》，之后又在《浙江日报》刊登抗早民歌二首。同年，余长飞写的儿歌——《牵牛花》发表在湖南省的一家文学刊物《新苗》上。余长飞说，《牵牛花》就像一支喇叭，吹响了他向儿歌进军“号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写下了无数儿歌作品。这本刊物弥足珍贵，他至今还收藏着。

“参加工作后，我被天真活泼的学生所触动，开始大量创作儿歌。看着他们可爱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为写好儿歌，他订阅了《中国儿童报》《少年文学报》《儿童时代》等报刊，了解孩子们的喜好，还经常到孩子们中间去激发灵感。每次创作，他都要仔细斟酌、反复修改，力求用最贴合儿童的语言来写。

从1958年起，余长飞创作的儿歌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累计已创作几千首儿歌，在100多家报刊上发表过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获得各种奖项200多项。姚剧小戏《小保管上任》（与人合作）于1965年1月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当时颇有影响，还载入《慈溪县志》。民歌作品《布谷得意换新韵》广为流传，也载入了《慈溪县志》。童谣作品更是屡屡获奖，2015年，作品《鸟和树》荣获浙江省首届优秀童谣二等奖。2018年，《萤火虫》在第七届全国优秀童谣发布暨传唱活动中

荣获优秀童谣二等奖。一颗未泯童心，写就不老之歌。多年来，余长飞写的儿歌作品被谱成曲的不计其数。他说，人总要老去，关键是要留下不老的歌声。

通天楼里的“活字典”

“九十九间走马楼”位于桥头镇小桥头村，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为一余姓豪宅。走马楼分为前中后三厅，每幢厅的前面都有石明堂。前厅虽为楼，也有楼窗，却没有楼梯和楼板，中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空间，故名曰通天楼。著名学者余秋雨也是小桥头村人，他在《桥头余家》一文中说：“桥头余家，最大祖宅是九十九间走马楼，一听这个名称便知气势之盛，但盛于何时、盛于何故、因难而盛，已难以查考。”

“整幢走马楼，虽然经历了社会的变迁，遭遇了火灾的创伤，但其它部分还有不少痕迹呈现着历史的原貌。如二重门墙上的砖雕“瑞凝华萼”，后厅前石明堂左右边墙壁上有着花格透通的砖窗，墙旁砌有花坛，坛座周围刻有浮雕图案……”余长飞说，九十九间走马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着不少人的眼球，也牵动着不少人的心。

“九十九间”并不是确数，历来以“九”表示多数而已。走马楼（亦称“转马楼”），即为楼上间间相连并相通，结构精巧，别具一格。整幢走马楼大约占地10亩，建筑面积不下5000平方米，高屋建筑，气势不凡，绕楼环行，邻阁相毗，墙基最高之处足有1.7米余，全用花岗石条石层叠相扣。

在余长飞眼里，通天楼内每一个角落、每一道墙，都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没两三个小时根本讲不完。“几个稻桶覆起来，搁上几块门板，锣鼓敲起来，咚而个咚，咚而个咚，农闲的时候，这里就开始唱戏了，特别热闹。”“给孩子们启蒙教育的私塾也在这楼里，我也读过一年，你看，墙壁上还有好几处‘毛主席语录’，当年这里还曾驻扎过解放军。”……不论是从祖辈那里听说的，还是切身经历的事件，都让余长飞的故事有血有肉、有声有色，让人回味。

“我手里现在还保存着一枚子弹壳，那是一位解放军叔叔送的。”余长飞的情绪回到了多年前。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经过淮海战役、“百万雄狮过大江”后，驻扎在这里休整，为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做准备。“他们纪律严明，虽然训练很紧张，但仍自己开荒种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平日里还喜欢唱红歌。”余长飞说，他总会被他们的歌声吸引，有事没事就凑到跟前，他们都很亲切和气，还教当时12岁的他唱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教他画过《手榴弹炸敌人》，还得到了解放军叔叔送给他的那一枚让他奉若至宝的子弹壳，至今还熠熠发亮。

身兼多职的银发文保员

因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余长飞对通天楼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一草一木都让他倍加珍惜。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到处转转，看看老房子的面貌又有了哪些改变。木地板蛀蚀的面积又多了些，地上的石板缝又大了，墙壁上的画在风雨的侵袭下更斑驳了……因为年代已久，木房子难免留下一些“疮疤”，每次看到这些，他都痛惜不已。这些年，岁月和风雨让老房子几经“磨难”，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10年前通天楼里的那场火灾。

“我记得很清楚，是2011年5月31日，早上7点左右着的火，一下子烧着了10多间房，损失非常严重。”余长飞说，那天自己正好有事在浒山，“我在就好了，至少还能抢救点东西出来。”经过这次之后，余长飞主动承担起了业余消防知识宣传员的职责，时不时地给楼里的住户普及用火安全知识，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2003年，时为市政协委员的俞强从我口中获知走马楼后厅石明堂左一角的大梁被白蚁蛀蚀，大有岌岌坍塌之危，俞强向市政协提议抢修。嗣后，得到了及时修葺。”

2012年，余长飞受聘为浙江省业余文物保护员，重点看护通天楼。2013年12月8日，慈溪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把九十九间走马楼中的“通天楼”列入了文物保护单位。近几年，桥头镇对通天楼部分房子进行了整理与维修，并对其中存在安全隐患的线路进行了整改，对周边居民进行了消防安全培训，还专门落实了责任文保员对楼层进行定期巡检，查看电气线路、消防设施器材、是否有白蚁等相关情况。

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后，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通天楼，余长飞顺理成章地当了义务讲解员。“前厅、中厅、后厅三个厅堂中，中厅名曰‘衣言堂’，为三厅中的正厅，历史原貌尚存。”“衣言堂是整幢建筑中最具艺术性的一进，不但在梁枋上有雕刻精致的花木纹图案，而且在门的内侧裙板上，大小不等的五只蝙蝠栩栩如生，寓意五福临门，在腰板上又有浅浮雕的博古图案。”……在余长飞的讲解中，这栋古建筑变得活色生香起来，不再是冷清空荡的老房子，而是充满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韵味。

“为喜欢写点小东西的我营造了一个优雅的环境。我写过《我说桥头走马楼》，我把它复印后送给参观者，向外进行宣传；我写过民间传说《桥头走马楼》，已编入《中国民间故事丛书》（浙江宁波慈溪卷）。”余长飞说，“我觉得这些宝贵的文物古迹和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继承和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延续历史文脉，也是我们党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后代应该肩负起的责任。”这些年，余长飞粗略算算，大概接待过5000多人。

文化园圃里的耕耘者

1998年，余长飞从教师岗位退休。退休后的他也曾一度失去重心，抱着“人到退休万事休”的消极情绪，但老伴劝他：“老去的是岁月，你还可握起手中的笔继续你写作的爱好，再度夕阳红。”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老伴的话让他的心活络起来。

于是，余长飞的生活又忙碌起来。他被一些单位特聘为通讯员，一头扎进了新闻报道，在《浙江日报》《宁波日报》《慈溪日报》等报纸上刊发过长篇通讯《十个爸爸和一个女儿的故事》《半篮杨梅警民情》等多篇文章，每年要发表大大小小的文章100多篇。

阅读和写作让余长飞的老年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每每进入书房，他就能感觉到身心的愉悦，陶醉其中而怡然自得，顿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感，继而凝神握笔，展纸而书。平生无所爱，独喜手捧书。这么多年，他已经积攒起数百册少儿读物。为了让这些书充分利用起来，余长飞在楼里建起了“童心书苑”，面向社会开放，专供少儿阅读。他还发挥儿歌创作方面的特长，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写了无数儿歌。等到小桥头村在通天楼创建“乡风文明馆”“秋雨书房”，余长飞就忙了，经常要接待来参观的游客。

不仅如此，精力充沛的余长飞还扮演着更多的角色。百年家族，枝繁叶茂，参观的人也多，到老宅来寻根问祖的人也遇到不少，余长飞接待过好几拨，其中不乏名人名家。2020年，当代海派山水画家余欣也来这里拜谒祖辈。余欣，出生于上海，祖籍慈溪，主攻中国山水画，出版有《中国画入门·水墨山水》。著名版画艺术家余白墅的亲属曾多次造访走马楼。余白墅，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审，代表作品有木刻《铁路工人》《晚归》《牧马》《鸭司令》等。“走马楼里到处是他们的童年回忆。”余长飞说，余白墅就出生在走马楼中厅左边的正间里，小名余宝树。而余欣则是小辈，他的童年也在走马楼里度过。论辈分，余白墅是余长飞的堂兄，余长飞是余欣六堂叔。

因为在儿歌上的成就，余长飞常常受邀到各地的学校给孩子们上儿歌课。对于这样的邀约，余长飞总是乐此不疲。就这样，他又成了一位超龄的“老师”，他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引导孩子们爱上儿歌。先是诵读儿歌，让孩子对这种艺术形式有了大概的认知，然后再结合实例细致地讲解起儿歌创作的特点和关键，阐述自己的创作心得。余长飞告诉孩子们，创作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多分析，并把体会写到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日积月累才能写出好的儿歌。

不惧岁月，壮心不已。耄耋之年的余长飞，用自己的方式谱写着一首不老的生命之歌。



秋雨书房。



九十九间走马楼。



余长飞从楼里的秋雨书屋走下来。



余长飞整理发表过自己作品的杂志。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